

——

故乡的瓦是青灰色的。那青色不是新瓦的鲜亮,而是经过雨水冲刷、烈日暴晒、风霜侵蚀,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青。这青色像远山的轮廓那样沉稳,像老牛的眼睛那般温润。

从远处望去,整个村庄依偎在山脚下,层层叠叠的瓦顶连成一片,宛如一条巨大的青鱼,鳞片微微起伏颤动,安静地呼吸着。

儿时最爱的就是雨天。雨点敲打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起初只是零星几滴,像有人往石板上撒豆子。渐渐地,雨势转急,瓦片上的声响就连成一片,时而哗哗啦啦,时而淅淅沥沥,分不清是雨在诉说,还是瓦在低语。雨水顺着瓦沟流淌,在屋檐处汇聚成一道晶莹的水帘,像挂着一排透明的珠串。

我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门槛上,伸手去接从屋檐滴落的水珠。从瓦片上流过的雨水格外清凉,带着淡淡的泥土气息,让人感到安心。母亲这时总会从厨房探出头来,叮嘱我不要玩雨水,免得弄湿了手。我缩回头,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忍不住伸出。那雨水经过瓦片的过滤,显得格外透亮,落在掌心时溅起细碎的水花。

家乡的老屋,都是青砖青瓦的构造。砖瓦都是在土窑里烧制而成的。一座老屋,最少也要用上千片瓦,多的甚至要用上三四千片。这些瓦片一片压着一片,从屋脊一直铺到屋檐,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鸟儿的羽毛,又像鱼儿的鳞片,严丝合缝,风雨不透。时间久了,瓦缝间就会长出青苔,毛茸茸的,嫩生嫩的,春天的时候尤其好看,像是给屋顶披上了一层绿色的轻纱。偶尔还会长出几株瓦松,肥厚的叶片聚拢成莲花的形状,高高地立在屋脊上,仿佛屋顶的守卫者。

然而瓦片也会老化。年深日久,瓦片会开裂,会破碎,有时还会被大风吹落,摔在地上碎成几块。每年春天,父亲都要搬来一架长梯靠在屋檐下,提着簸箕爬上屋顶“拣瓦”。他在屋顶上小心翼翼地踩着木椽行走,把破损的瓦片拣出来,换上新的。

我们这些孩子在下面仰着头看,既紧张又兴奋。父亲的身影在青灰色的瓦顶上移动,就像一只在岩石间觅食的山羊。那些碎瓦片,成了我们最好的玩具。我们把瓦片磨成硬币大小的圆块,叫作“瓦子儿”,五颗一副,蹲在地上玩抓子儿的游戏。这些瓦子儿经过反复打磨,棱角都被磨平,握在手心里圆润光滑。

后来我在城里读到描写故乡的散文,作者写道:“老屋的鱼鳞瓦缝间长满青苔,黄泥墙上的灰粉不断剥落,两扇略显厚重的大门油漆斑驳,布满深浅不一的裂纹,就像老人额头上的皱纹。”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禁心头一震。原来天底下所有故乡的老屋,竟是如此相似。

二

我们村后头有一座土窑。

这座窑是什么时候建的,我也说不清楚。只听父亲说过,小时候那窑就已经在那里了。窑是圆形的,像一口倒扣的大碗,依山而建。窑顶裂开一道豁口,每当烧窑时,浓黑的烟柱便从那里喷涌而出,笔直地冲向天空,数里之外都能望见。黑烟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烈火。窑里的火势很旺,站在窑口往里望,只见一片通红,砖坯瓦坯都被烧得透亮,仿佛太阳落入了窑中。

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这座窑。来买砖瓦的人络绎不绝,有挑担子来的,有推三轮车来的,还有开手扶拖拉机来的,经常排着长队等着出窑。我们村烧出来的砖瓦是青色的,质量好,结实耐用。连邻县的人盖房子,都认准了我们村的青砖青瓦。

村里有个窑匠,大家都叫他满爷。他十二岁就开始学做瓦,一做就是五十多年,是窑上最有经验的老师傅。满爷身材不高,但肩膀特别宽,一双大手像蒲扇似的,手指又粗又短,掌心全是厚厚的老茧。满爷常说,做青瓦可是个精细活儿,要经过选泥、制瓦坯、烧窑、封火、沤窑这道工序,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选泥是头等大事。满爷说,泥是瓦的魂。做瓦的泥必须用黏性强的黄泥,不能掺沙子,更不能有腐殖质。料坑要挖成直径十米左右的圆形,先把表层不能用的沙土挑走,留下能用的黏土,不够的还得从别处取土补进去。往料坑里灌满水,泡上两三天,等硬土泡软了,就牵两头水牛进去转圈

踩泥。

牛一圈一圈地踩,直到把黏土踩成均匀细腻的泥浆。这时候满爷总爱赤脚站在坑边,一手牵着牛绳,一手夹着旱烟袋,眯着眼睛看着牛踩泥。这两头牛踩累了,就换两头接着踩。踩好的泥巴黏性极强,连锄头都挖不动,得用一种叫“弓子”的工具。其实就是一根绑着钢丝的竹片,像一把没弦的弓,把泥切割下来,背到工棚里码在泥坯台子上,拍打平整后盖上湿草帘,防止水分蒸发。

接下来是制作瓦坯。满爷的工作台上安着一个转盘,上面固定着桶状的瓦模具,这个模具形似老式木水桶,由多块木条拼接而成,只是没有桶底。他先用钢丝弓从泥料上切下一块厚约一厘米、宽三十厘米、长约六十厘米的泥片,将泥片包裹在瓦模具上,仔细压紧接缝处,去除多余的泥料。随后,他左手匀速转动模具,右手持着弧形工具,一边上下拍打坯泥,一边抹平表面,还要不时蘸水打磨光滑。

满爷的手法十分娴熟,转盘在他手下发出“嗡嗡”的转动声,不出几分钟,泥片就被贴得严丝合缝,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待泥坯贴好后,还要在转动时,用工具修整瓦坯边缘。模具桶上凸起的三道木棱,将瓦坯自然分成三块。取下模具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瓦坯提起,平放在地上,松开卡扣,一个圆筒状的瓦坯便稳稳地立住了。趁着瓦坯尚未完全干透,满爷会用铁针沿着内壁的三道棱线轻划,待瓦坯完全干燥后,只需从外侧轻轻一拍,圆筒就会顺着划痕裂成三片瓦坯。这一拍要格外谨慎,力道稍大就会导致瓦坯碎裂,前功尽弃。

瓦坯需要在阴凉处自然阴干,既不能暴晒也不能受风吹,这个过程急不得。晾干的瓦坯,要一层层整齐地码放好,等待入窑。这个阶段最怕遇上雨天,因为雨水一淋,瓦坯就会重新化为一摊泥浆。因此,窑匠们通常选择在旱季开工,入冬后雨水渐少,满爷就开始忙碌起来,工棚里的瓦坯堆得像一堵堵矮墙。

烧窑是件大事。满爷带着村里十几个壮劳力,小心翼翼地将瓦坯搬进窑内,一层层仔细码放。瓦坯之间要留出烟火通道,层与层之间也要留出空隙。装窑住往要耗费一整天时间,直到把窑装满,再用泥土封住窑顶,只留一个井口大小的烟道。随后开始点火烧窑,头两天要用文火慢烧,像熬中药一样慢慢煨着。

到了第五六天,火势逐渐加大,从窑口望进去,整窑的瓦片都烧得通红透亮。满爷日夜守在窑口,神情专注。他说火候最难掌握,早一刻、晚一刻都不行,全凭经验判断。火候一到,立即封窑。窑口和烟道都要堵严实,窑顶四周填土密封,只留几个小排气孔。

最后一道工序是沤窑。工匠们将清水缓缓倾倒在窑顶的土层上,让水分逐渐渗透进窑内,遇到高温立即汽化。在缺氧的环境下,瓦坯中的铁元素发生化学反应,原本红色的瓦片渐渐转变为青灰色。沤窑过程需要持续数日,满爷便住在窑边的草棚里日夜看守,每隔几小时就要往窑顶浇几担水。待窑体完全冷却后,打开窑门,只见一片片青瓦整齐地排列着,表面泛着温润的光泽,呈现出青灰色调。

满爷说,一窑可产出两万余片青瓦,从选土到烧制完成,整个制作周期约需两个月。烧制好的青瓦被整齐地码放在窑外的空地上,等待周边村民前来选购。这些瓦片在阳光下泛着青色的光,仿佛刚从泥土中生长出来一般。

三

我小的时候,村里大多数人都在砖瓦厂做工。砖瓦厂建在土窑旁边的一片空地上,说是“厂”,其实就是几间简陋的工棚、一个晾晒场,再加上那座老旧的土窑。工棚是用竹子和木头搭的,顶上盖着稻草,四面透风。晾晒场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瓦坯,远远望去,青灰色的瓦坯在阳光下泛出光泽。

砖瓦厂里分工明确。老人和半大孩子负责上山砍柴,他们早出晚归,砍松枝、捡枯枝,一担一担地往窑上挑,挣点零钱贴补家用。青壮年干的是翻泥的活儿,这是最累的。他们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在泥坑里挥锄舞铲。烈日当头,晒得后背生疼,没几天工夫,整个人就黑得像从窑里钻出来似的。妇女们把踩好的泥一担一担挑到工棚里,扁担压在肩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有时候小孩子也会学着大人的模样踩泥,一不小心腿就陷进泥坑里拔不出来,弄得满身是泥,令人哭笑不得。

满爷是砖瓦厂里手艺最好的老师傅,带过不少徒弟。他常说,做瓦看着简单,没有三五年时间根本学不好。手上力道要均匀,手腕要灵活,眼要准,心要细。做出来的瓦坯,厚薄要一致,弧度要圆润,接口要严实。哪道工序马虎了,将来上了屋顶,准出问题,漏雨还算轻的,瓦片掉下来,砸到人可不得了。

烧窑的日子最热闹,全村人都来帮忙。装窑的时候,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瓦坯放在木板上,一层层码放整齐。出窑更辛苦,特别是夏天,天不亮就得开始干活儿。窑里热得像蒸笼,进去一会儿就浑身湿透。可大伙儿都干得挺高兴,因为一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在那年头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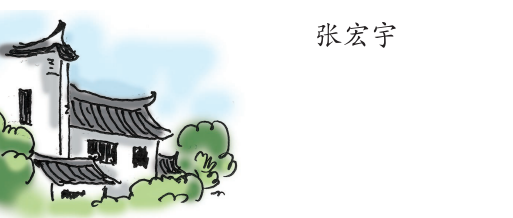
的。妇女们把踩好的泥一担一担挑到工棚里,扁担压在肩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有时候小孩子也会学着大人的模样踩泥,一不小心腿就陷进泥坑里拔不出来,弄得满身是泥,令人哭笑不得。

满爷是砖瓦厂里手艺最好的老师傅,带过不少徒弟。他常说,做瓦看着简单,没有三五年时间根本学不好。手上力道要均匀,手腕要灵活,眼要准,心要细。做出来的瓦坯,厚薄要一致,弧度要圆润,接口要严实。哪道工序马虎了,将来上了屋顶,准出问题,漏雨还算轻的,瓦片掉下来,砸到人可不得了。

烧窑的日子最热闹,全村人都来帮忙。装窑的时候,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瓦坯放在木板上,一层层码放整齐。出窑更辛苦,特别是夏天,天不亮就得开始干活儿。窑里热得像蒸笼,进去一会儿就浑身湿透。可大伙儿都干得挺高兴,因为一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在那年头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烧窑的日子最热闹,全村人都来帮忙。装窑的时候,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瓦坯放在木板上,一层层码放整齐。出窑更辛苦,特别是夏天,天不亮就得开始干活儿。窑里热得像蒸笼,进去一会儿就浑身湿透。可大伙儿都干得挺高兴,因为一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在那年头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青瓦留声寄乡愁



张宏宇

如今回想起来,砖瓦厂的热闹景象,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那座土窑,曾是大半个村子的经济支柱。从砍柴、翻泥、踩泥,到做坯、装窑、烧窑、出窑,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村民们的汗水。每一片青瓦从泥土到成为屋顶的庇护,都经历了无数双粗糙黝黑、布满老茧的手的精心打磨。

后来,满爷年纪大了,干不动了,砖瓦厂就关了。那座土窑渐渐荒废,窑口塌陷了一半,四周长满了杂草,一片荒凉。

有一年回乡时,我特意绕到村后去看那座老窑。工棚早已不见踪影,晾晒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只有窑的轮廓还隐约可见,像个巨大的坟包,隐没在荒草丛中。风吹过,草叶沙沙作响,恍惚间我又听见了满爷转动模具盘的“嗡嗡”声,那声音一遍又一遍,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四

在砖瓦厂干活儿,就是为了挣钱。挣了钱,才能盖房子。盖了房子,才能娶媳妇。这在我们老家一直如此。

那时候村里,要是哪户人家没有一座像样的青砖大瓦房,连媒人都不愿意登门说亲。姑娘家父母来看相时,第一眼就是打量房子好不好。土坯房?茅草屋?那可不行,闺女嫁过来要吃苦的。至少得是三间大瓦房,青砖砌到顶,高高的屋脊,结实的木梁,砖铺的地面,这才说得过去。房子就是庄稼人的门面,更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有了像样的房子,才算有了家底;有了家底,才能娶上媳妇,把日子一代代传下去。

父亲年轻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干起活儿来特别踏实。十八岁那年,他离家去学做瓦,整整学了三年才出师。出师那天,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攒够钱盖几间大瓦房,娶个好媳妇,日子就有奔头了。”

后来,父亲在满爷的砖瓦厂里找了份活计。从翻泥、踩泥到装窑、出窑,样样都干过。最遭罪的是夏天出窑的时候,窑里还残留着高温,人一钻进去,热浪就扑面而来,像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捂住了一口鼻。父亲常常只穿一条裤衩,蹲在窑里往外递瓦,每送一片就要抹一把汗。汗水滴在滚烫的瓦上,“嗤”的一声就蒸发了。有一回出完窑,他背上被烫出一大片红印子,母亲见了心疼得直掉眼泪。

父亲把在砖瓦厂挣的每一分钱都攒着。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赶集都舍不得在街上吃一碗面。母亲说,有一回她去集上给娘家送饭,远远看见父亲蹲在砖瓦厂的门口,手里捧着一个红薯在啃。那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冷红薯,连皮都没剥干净。母亲鼻子一酸,走过去把热饭递给他。他把碗递给母

亲:“我不吃,我不饿。”

五年后,父亲终于攒够了钱,盖起了属于自己的瓦房。

盖房子是件大事,首先是看地基,接着是准备材料。青砖是从满爷的窑上买的,满爷按成本价给父亲,还多送了一百块。木料是从山上砍来的松木,父亲亲自上山砍树,又自己扛下山,肩膀磨得又红又肿。瓦片是父亲亲手烧制的。他借了满爷的模具和工棚,制作瓦坯,晾干后装窑、烧制、沤窑,整整忙活了两个月,终于烧出了足够盖三间房的青瓦。

上梁那天,附近的乡亲们都来看热闹,像赶集一样。木匠师傅把缠着红布的正梁架上去,嘴里喊着吉祥话:“正梁上得稳,子孙代兴!正梁上得高,福气比山高!”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青烟腾空而起,混合着松木的清香。

父亲站在屋顶上,接下面递上来的瓦片,一片一片地往椽子上铺。他的动作很慢,也很仔细,把每一片瓦都放得端端正正,仿佛要把多年的汗水都砌进屋顶。母亲在下面仰头看着,眼里闪着泪光。

三间大瓦房盖好的那年冬天,母亲嫁了过来。

后来听母亲说,当初媒人来提亲时,外公第一次来“看家”,把屋里屋外都仔细看了个遍。最后他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那青灰色的瓦顶,只说了一个“中”字,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五

父亲的瓦房是上世纪80年代盖起来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有个年轻人从外地打工回来,也盖起了瓦房,这在当时可是件新鲜事,村里人议论了好一阵子。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的远房堂哥,叫建华。建华家以前日子过得挺苦。他父亲早年得了重病,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人还是没救回来。建华的娘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们家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屋顶铺的是稻草。每逢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娘儿几个只能挤在角落里,用盆盆罐罐接漏下来的雨水。

建华十九岁那年,村里有人来给他说媒,说的是邻村的一个姑娘。姑娘家来人“看家”,一看见那间茅草屋,连茶都没喝完就走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等你们家盖了瓦房再说吧。”

那天夜里,建华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到很晚。天还没亮,他就对娘说:“我要出去挣钱。”

“去哪儿?”娘问。

“去南方,”建华说,“听说那边工钱高,干两年就能攒够钱回来盖瓦房。”

娘没再多说什么。他搭上开往县城的早班车时,天刚蒙蒙亮。那是1992年的冬天,他刚满十九岁。

建华去了广东打工。起初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每天搬砖、扛水泥,工作十个小时。晚上住在简易工棚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里,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每月发工资后,他只留下基本生活费,其余全部寄回家。

后来他换了个工地,学会了操作搅拌机,工资涨了一些。接着又掌握了砌墙技术,从小工升为大工。他手艺越来越精,砌的墙面又直又平整,连工头都称赞他。到第二年时,他已经能带几个小工干活儿了。他在地打工两年,总共给家里寄了两万多元。

1994年冬天,建华从外地回来了,母亲早早就在村口等着,远远望见一个瘦高的身影,看到儿子,母亲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回家后,建华立即开始张罗盖新房的事。作为泥瓦匠,他亲自操持大部分工程,只请了弟弟和两个本家叔叔帮忙。从打地基到砌墙,从架梁到盖瓦,前后忙活了近两个月。瓦片是从满爷的窑上买的,青瓦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建华蹲在瓦堆前,一片片仔细检查,用手指轻敲,用耳朵听音。他解释说,好瓦敲起来声音清脆如瓷器,烧过头的瓦声音沉闷,没烧透的瓦声音空洞,都不能用。

三间大瓦房落成那天,建华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他仰头望着青灰色的瓦顶,瓦片层层叠叠,从屋脊一直延伸到屋檐,排列得整整齐齐。母亲站在他身旁,眼里噙着泪水。这次不是心酸,而是喜悦。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六

建华是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回来盖瓦房的年轻人,但不是最后一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主要去了广东、福建、浙江这些沿海省份。每年春节,他们穿着城里买的时髦衣服,带着打工攒下的钱回到村里。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旧的土坯房拆掉,在原地盖起崭新的砖瓦房。这些新房一栋接一栋地建起来,慢慢改变了村庄原来的面貌。

父亲那代人盖瓦房不容易,得在砖瓦厂一担一担地挑泥,在窑火前整夜整夜地守着。这样辛苦劳作,通常要攒上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盖起三间瓦房。而建华这辈人外出打工,寄回来的钱多,盖房的速度快多了。但在这背后,是辛劳的奔波、长久的分离和心中深藏的苦涩。

他们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家,孩子丢给老人照顾,有的媳妇也跟着出去打工,一家人分散在各地。虽然盖起了崭新的瓦房,但屋里常常是空荡荡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守着,显得格外冷清。房子是新的,可住在里面的人,却像是临时借住的过客。

后来,村里陆续有人盖起了楼房。两层、三层的,外墙贴着瓷砖,屋顶铺着琉璃瓦。青砖大瓦房渐渐显得老旧,像一件褪了色的衣裳。满爷的土窑彻底熄了火,砖瓦厂的工棚拆了,那片空地被推平,种上了玉米。做瓦的手艺,村里已经没人会了。

满爷的几个徒弟,有的出去打工,有的改行做了别的营生,没一个留下来继续烧瓦的。如今,满爷已经过世好些年了。他走的时候,窑里最后一窑青瓦还没卖完,堆在场院上,盖着草帘子,风吹日晒的,都长了青苔。

去年我回老家,特意去看了建华哥。他已经五十出头了,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他坐在自家瓦房的廊檐下,面前摆着一壶茶。那三间瓦房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只是屋顶的瓦颜色更深了,长出一层薄薄的青苔。院墙边种着一棵柿子树,秋天柿子红的时候,在青瓦的背景下,像一盏盏小灯笼。

我问他:“怎么不盖楼房?”

他端起茶碗抿了一口,笑了笑说:“够住了。”

他抬头看了看屋顶,又说:“这瓦,是我一片一片挑的,不漏雨,冬暖夏凉的,住着舒服。”阳光从瓦缝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风吹过屋顶,瓦片轻轻响了一声,像是在回应他的话。

如今我住在城市里,放眼望去遍地都是高楼大厦,已经很难再见到瓦房了。邻居们来自全国各地,没人知道瓦片是怎么烧制的,更不了解烧一窑青瓦需要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也没人见过沤窑时水汽蒸腾的壮观场面。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没什么用,毕竟瓦片已经渐渐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但我依然喜欢听瓦的声音。春雨落在瓦上“淅淅沥沥”,夏雨敲打瓦面“噼里啪啦”,秋雨滴在瓦檐“滴滴答答”,冬风轻叩瓦片“喀啦喀啦”。还有风穿过瓦缝的呜咽声,野猫在屋顶走过的脚步声,被风掀起的瓦片落回原位的脆响……这些声音,都是在城市里听不到的。

我时常梦见老家那座房子。梦里的老屋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土墙青瓦,杉木门窗。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炊烟从瓦缝间钻出,消散在暮色中。父亲站在屋顶上翻修瓦片,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满爷在工棚里转动模具盘,发出“嗡嗡”的声响,这声音伴他度过了一生。我站在屋檐下伸出手去接雨水,瓦片上流下的水冰冰凉凉的,带着泥土的清香。

故乡的瓦片在记忆中慢慢模糊,却又在梦中不断重现。那些青灰色的瓦片,带着窑火的余温和泥土的芬芳,轻轻覆盖在游子的心头,成为一生难以忘怀的那抹乡愁。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

第二年春天,媒人再次登门。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崭新的青瓦屋顶,没多说什么,就应下了这门亲事。婚礼那天,新娘穿着红棉袄,顶着红盖头,被人搀着走进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建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搓着手。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来道贺,喜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几只燕鸥

立在沪定桥的午后
用细长的喙
吸吮川西北的阳光
让一万个铁环有了暖意

谁把一座桥连接成岸
让所有的深渊不再是深渊
原来最惊心动魄的跌宕
是把命运
拴在一条条铁索的起伏里

你看铁链多像枪管、手榴弹
和战马的颜色
如历史的标识
长在我胸口

桥还是那座桥
只是,过桥的人换了另一种
姿势
草鞋、布鞋和皮鞋
都在拓印铁的余温
桥仍在摇晃
心已不再颤抖

在大渡河的渡口
云在飞渡
我把骨节
连接成另一截铁索

赤水谣

土族、渡口

在大渡河再次飞渡

刘敬行

红蜻蜓
都在打捞
赤水河里的星星

老艄公说
赤水是血的颜色
记住它
需用完人间的
毛竹、木船、门板
还有草鞋、担架与绷带

赤水河边
我见过写着姓名的石头

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征稿作品选登——

石头和我
都在等你
穿一双草鞋
披一蓑烟雨

过六盘山

模糊的视线,没挡住
迎面扑来的一座山
那么远又那么近

没穿越那条山间小路的险
没抚摸那朵山顶上雪花的寒
没看见红旗漫卷西风的烈
没望断那一行南飞的雁
也未登上万水千山中的
最后一座山

转过一盘
又转过一盘
顶巅之上还有顶巅
总有一座丰碑
从未走远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公园是我幼年时一直向往的地方。

那时,在城市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公园是孩子们的乐园,年轻人的爱情岛,老年人的休闲驿站,是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地方。这是我对公园最初的印象,总感觉它具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意义。

津城市内六区皆有公园,我虽住在河东区,却常去河北区的公园,因为孩子小时候在河北区上幼儿园,总会顺路去附近的两个公园,一个是王串场公园,一个是北宁公园。去幼儿园接送孩子时,总会路过幸福道市场和王串场公园,来来回回,几年下来,不知去了多少次公园,有时候去幸福道市场买完菜,也会进公园里转一圈。

北宁公园过去曾是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创建的种植园,园内有“山”有水,水面阔大、林木壮硕,相比王串场公园要更大些。我们去的次数不算多,印象最深的是孩子喜欢那儿的水泥大象滑梯,象鼻设计为长长的滑道,怕高的小家伙多半不敢从这么高的地方滑下去。但我家孩子却很喜欢,一遍一遍地玩,乐此不疲。

据说北宁公园的大象滑梯承载了天津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后来拆了重建,从水泥材质更换为玻璃钢材质。孩子长大后,我们便再未去过北宁公园。

王串场公园后改为王串场体育公园,那里的体育元素和体育氛围是我和孩子都喜欢的。几乎各类常见的体育运动项目这里都有,球类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大球、小球样样不缺;器械如单杠、双杠、吊环等,也是门类齐全,甚至还有攀岩、摔跤的区域。公园不大,环园步道一圈下来也就五百六十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闹中取静,给了人们一处休闲之所。

公园的单双杠器械旁是一大片儿童游戏沙坑,那时孩子常常一走到这儿就要玩上半天,我正好在一旁与正在健身的大爷们切磋单双杠。我本来很自信的立臂上杠,杠端臂屈伸,在大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大爷们似乎人人都有绝活

在天津逛公园

李肖岗

儿,个个身怀绝技,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上器械亮相,加油声、喝彩声不绝于耳。他们既是在锻炼身体,又像是在表演才艺,令人佩服不已。

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晨,路过幸福道,见时间还早,便忍不住走进市场逛了逛。出来的地方正好对着王串场体育公园的入口,见时间充裕便又踱了进去。

都说早晨七八点钟的公园,最能让人感到治愈,果然如此。公园的早晨,悠闲自在,跑步的、压腿的、玩各类器械的、打球的、抖空竹的……种类繁多,丰富多彩。作为多年的“园友”,他们在公园里如鱼得水,磨光滑的树杈可以用来挂书包,在栏杆和器械上,套上自己专门缝制的布套作为保护。

这个时候的公园还是老人居多,连带公园本身都散发出了不一般的老成的感觉。

公园的单双杠器械旁是一大片儿童游戏沙坑,那时孩子常常一走到这儿就要玩上半天,我正好在一旁与正在健身的大爷们切磋单双杠。我本来很自信的立臂上杠,杠端臂屈伸,在大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大爷们似乎人人都有绝活

老的园子,老的参天大树,老的景观,以及老的人,却呈现出一种老而弥坚、老不服老、老有所乐的特殊氛围。站在双杠旁,忽然过来一个大爷,咱一下便把脚搭上比他还高出许多的杠子,柔韧性惊人。背后又一位白发大爷,嗖一下就蹿上了单杠,几个大回环,一点儿不像这个年纪的老人。相比之下,大妈们的广场舞和八段锦倒是显得柔和了许多,即便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宝剑,身段也是柔软的,猜测她们中或许也有不少“下腰”和“卧鱼”的高手呢。

上年纪,在这公园没什么稀奇,因为大家都不年轻,所以你的这一把年纪还真不算什么。这从那些大爷看我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中就能感觉出来。在他们眼里,我分明还是“小孩儿”,而他们才是正值当打之年的“小伙子”。

看,这边场子里踢五人足球的一帮大爷练得正欢,那边的跤场,好几个练习下盘功夫的上了年纪的跤手,“抡把”“滚桥”等招式依然不在话下。在这里,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老”好像并不可怕,只是人生不同阶段的风景罢了,年龄不同,风景殊异,各自精彩。人生不就是这样么?都在同一片月光下赶路,隔着不同的距离,看似无法逾越却可以互相欣赏。

除了北宁、王串场这些过去常去的“老”公园,现在的津城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口袋公园”。一处不大的街角空间,都能见缝插针似的变成一座小公园,让你可以发现美,参与创造美,也可以一起实现美。也许就你家门口,小区前、街角处,便可以“推窗见绿”,可以“不出门入园”,可以“转角遇见惊喜”,体验一处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老的园子,老的参天大树,老的景观,以及老的人,却呈现出一种老而弥坚、老不服老、老有所乐的特殊氛围。站在双杠旁,忽然过来一个大爷,咱一下便把脚搭上比他还高出许多的杠子,柔韧性惊人。背后又一位白发大爷,嗖一下就蹿上了单杠,几个大回环,一点儿不像这个年纪的老人。相比之下,大妈们的广场舞和八段锦倒是显得柔和了许多,即便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宝剑,身段也是柔软的,猜测她们中或许也有不少“下腰”和“卧鱼”的高手呢。

上年纪,在这公园没什么稀奇,因为大家都不年轻,所以你的这一把年纪还真不算什么。这从那些大爷看我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中就能感觉出来。在他们眼里,我分明还是“小孩儿”,而他们才是正值当打之年的“小伙子”。

看,这边场子里踢五人足球的一帮大爷练得正欢,那边的跤场,好几个练习下盘功夫的上了年纪的跤手,“抡把”“滚桥”等招式依然不在话下。在这里,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老”好像并不可怕,只是人生不同阶段的风景罢了,年龄不同,风景殊异,各自精彩。人生不就是这样么?都在同一片月光下赶路,隔着不同的距离,看似无法逾越却可以互相欣赏。

除了北宁、王串场这些过去常去的“老”公园,现在的津城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口袋公园”。一处不大的街角空间,都能见缝插针似的变成一座小公园,让你可以发现美,参与创造美,也可以一起实现美。也许就你家门口,小区前、街角处,便可以“推窗见绿”,可以“不出门入园”,可以“转角遇见惊喜”,体验一处不一样的人间烟火。